

特萊各尼和珊卡屋

譯言舒望戴



屋卡珊和尼各萊特

法國古彈詞 戴望舒譯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29

序

在歐洲，提起了中世紀，好似暗示着一個嚴肅的時代。在那時候，宗教的威儀束縛着一切社會的機體，人民因襲着古老的風俗制度生活在自己的國境裏如同在酣夢中。倫敦和巴黎是很清冷，很幽暗，沒有現在的繁華。市民每日的音樂，似乎祇有那警覺理性而黜逐熱情的多數寺內的鐘聲。真的，如果我們將中世紀當作一個“信仰的時代”來看，誠然每個人會有這樣的感覺，但假如我們從另一

方面看——看那爲“美的時代”的中世紀，則在苦悶的現代人眼裏，中世紀也可以成爲一個值得遐想的幻景。

一方面有了過度的峻刻的宗教約束，當然必有另一方面的反動。這是會唸“物極必反”這句話的人所能懸度着的。在中世紀，這種對於宗教的反動之表現於文學上，便是多量的傳奇故事之產生。

教皇的敵人，在人的心靈上，是熱情。但熱情却因此愈活躍在教皇的轄境內。所以被拘禁在嚴重的禮教的桎梏之中的中世紀的歐洲士女，愈喜歡聽充分的帶着浪漫性的傳奇故事。

爲了滿足需要，所以行吟詩人 (Trobadeur) 便成爲那時代的特產。他們都是有天才的，出身華貴的和微賤的都有。他們憑着自己的智慧，編造了許多新奇的故事。有時被邀請到爵爺的堡裏，貴夫人，小姐，和她們的武士，各按着自己的身分依次圍坐着，有的手托着香腮，有的輕輕地鬆下了武器，

當悠然神往的時候，都壹志凝神地聽他彈唱。在春天，則在茂翳的花園中；在冬天，則在廣闊的沙龍裏。有時候，他們遊行到郊原，在青翠的牧場上，休息着的牧女，鬆散了農事的附近的田夫農婦，都簇擁着直聽到他故事演完，收拾起提琴，在晚風斜日中步履踉蹌的向前村去投宿，方才惆悵地散去。所以，運氣好的日子，他們可以結伴着青年的舞女歌童，接連着幾夜有人供給精緻的歇宿；但不幸的時候，却又往往獨負着提琴，甚至被好施捨的寺院中拒絕了，從山門口淒淒涼涼地轉身退出，因為聖倍爾那爾曾經說過：“歌伶的把戲是不足以娛上帝的。”

爲了要聽衆歡迎的緣故，全身披掛的武士獨力攻破一個堡壘，美人在月下的露台上垂着珠淚哀念她精壯的情人，束腰，細腿，金髮的青年男女在金橘花叢中私相接吻，這些便都成爲他們的絕妙題材。

緬想起這種情事，便很覺得有些兒像我國理學昌明的宋代的市井間流行的“說話”，不都是一個值得遐想的幻景麼？由這種影響所及，在另一方面，中世紀便很有着浪漫的意味，便足以使我們懷想爲一個“美的時代”。

初期的行吟詩人所編造的傳奇故事，祇暗示了些衝破舊禮教的熱烈的願望，對於保持着最高的權威的宗教，尙沒有敢公然地反抗。但這是時機未至，思想沒有成熟的緣故，並不是詩人的胆怯。所以，到後來，產生了兩篇著名的傳奇，遂撒下了蔑棄宗教，脫理性的束縛，求熱情的解放的火種。

這兩篇傳奇是“亞迷絲與亞迷兒的友誼”和望舒君現在所譯的“屋卡珊和尼各萊特。”

關於前者，我不想在這裏有所陳說。這裏，我祇願意替“屋卡珊和尼各萊特”向讀者略致介紹，雖然這是很不量力的。

“屋卡珊和尼各萊特，”很顯著地，是法蘭西的

南方傳奇。據文學的學者的搜尋人的研究，如迦思東巴利，說牠是產生在十二世紀末，而須喜亥却斷定爲十三世紀前半期的產物。這裏，我想我們是不必討論這項糾紛的。至於牠的作者，因爲是行吟詩人隨口唱出，當然是不可知的了。在從前，牠雖曾普遍地流傳在民間，但確曾經過一度的亡失。如今祇幸而保存着唯一的抄本，在巴黎國家圖書館。雖然是幸存的孤本，雖然經過了不少人的傳抄，但牠的真面目却一些也沒有走失。牠的體裁是一節散文的說白間着一節歌詞。因此，望舒君譯作彈詞是很確切的，因爲牠簡直和我國的彈詞，不僅在體裁這方面，便是性質也完全一樣的。牠的情節，純粹的想像，一些也沒有所本，是很簡單的，但是很精緻，本質是很素樸的，但並沒有稚氣；因爲素樸而能精緻，所以絕不使聽的人，現在，似乎應當說讀的人，感覺到在別篇傳奇故事裏感覺到的惹厭的彫琢和藻飾。

尤其擊中當時的士女的心坎而使牠不朽的，便是屋卡珊，當城中子爵勸他放棄對於尼各萊特的戀愛的時候，攻擊天堂的話。他說天堂是年老的教士，年老的整日整夜跪在神壇底下的斷臂折足的人和穿着破舊的法衣的人所希望着進去的，而地獄中却住着好的學者，好的騎士，爲光榮而戰死的英雄和除了自己的丈夫還有兩三個朋友的美人。在他的嘴裏，教士所虔敬的天堂是成爲污濁的，黑暗的；所輕視的地獄反是光明的，富麗的。所以他斷然地喊出了勇猛的反抗宗教的話：“我正是要到地獄去！”

這種思想，在那被看爲“信仰的時代”的中世紀，簡直是異教徒的口吻了。但是，爲這部傳奇的聽者或讀者，即使是現代人，所尤注意的，却正是這些話。構成浪漫的中世紀的，也正是這些話！在這裏，我們可以引英國批評家華爾透配透在文藝復興與論集中論述這部著名的傳奇的警句，周作人

教授的古文譯筆：

“中古文藝……復興時，人人欲得心之自由，求理性與神思之發展，是時有一極大特色，即非禮法主義是也。其反抗宗教道德，尋求官能與神思之悅樂，對於美及人體之崇拜，皆與基督教思想背馳。其尊崇愛戀，如新建宗教，是蓋可謂之異教諸神之重來。如古傳說所言，Venus 未死，但匿居山穴，時至復出。其餘諸神，亦仍往來人世，唯變服為……種種狀而已。

這是最能闡發這部傳奇的思想的話。

以上是對於這部傳奇本身說了幾句搔不着癢處的話。至於譯文，我相信望舒用純樸的文句將牠移譯過來，絕對保留着本來的質素的面目，是很妥善的辦法。不過對於傳奇之類的文學，在今日譯印，或許有人要說太不合時代。我想，在外國，這句話或者不很錯。因為文學的賞鑑是有時代背景的，

通行着象徵派，新感覺派的外國，對於這種笑話的傳奇文學，當然久已消亡了興趣。但在傳奇文學的勢力還保存着的今日的我國，則這一卷譯文，或者尙能適合一部分人的口胃，拿來與我國的傳奇作一個比較的賞玩。好在魯迅先生的唐宋傳奇集剛才出版，我想，有人如果在夢想着本國的中古期的浪漫情狀之餘，引起了對於歐洲中古期的浪漫故事的好奇搜索，則這一本小書對於他準是很有誘惑的。

十六年十二月，施蛰存。

—

誰要聽那好詩
唱那一對美麗的小兒女
屋卡珊和尼各萊特的
觀樂，悲傷；
他爲他的嬌顏的情人
所受的大苦痛
和所立的功績？
歌是溫柔，故事是美麗，

文雅又敘述的很好。
隨便那一個不快樂的，
憂鬱的，氣色很不好的，
害着大病的人，
只要一聽便好了
又重復很快活了：
這故事是多麼溫柔！

二

[白]

伐朗司的步迦爾伯爵和薄蓋爾的格蘭伯爵打仗，如此的大，如此的可驚又如此的兇猛，天一亮他便到城門邊，城牆邊，城柵邊，帶着一百個武士和一萬個步卒和騎兵；他焚燬了他的土地，虜掠他

的地方又殺戮他的家臣。

薄蓋爾的格蘭伯爵是又老又弱了：他年紀很大了。他沒有後嗣，沒有兒子，又沒有女兒；只有一個家僮。這就是我要講給你聽的那個。這公子名叫屋卡珊；他是美好，溫雅又頹長，腿，腳，身體，臂膊都長得很好；他有金栗色，又細捲的頭髮，生動又和藹的眼睛，明淨又纖細的臉兒，高大又長得很好的鼻子；他稟賦着一切善良的性格，在他身上找不出一個缺點：只有好的。可是他是如此地沉醉着那戰勝一切的愛情，使他不願做武士，又不願執干戈，又不願去比武，又不願去做一切他所當做的事。

他的父親和母親對他說：“孩子，拿起你的武器，騎上馬去，防禦你的土地和幫助你的家臣們。假如他們看見你和他們在一起，他們定會格外出力去防禦他們的身體，他們的資產，他們的和我們的土地。”

“父親啊，”屋卡珊說，“您在那兒說什麼？上帝可以不允許那我所向他請求的，却只要您把那尼各萊特，我的溫柔的情人，那我所極愛的人給了我，我便去做武士，騎上馬去，上戰場去，去攻打武士們或受他們的攻打！”

“孩子啊，”父親說，“這是不可能的。把尼各萊特放開罷；因為她是一個從異國購得的女子：本城的子爵從沙拉散人那裏買了她來，帶她到此地；他使她在洗禮盤上受了洗禮，取了名字，做他的代女，而且他不久要把她給與他的一個能光榮地養活她的下級武士。如此你這麼辦呢？而且，假如你要娶妻，我將給你娶一位國王或是伯爵的女兒：隨便法蘭西那一個有權能的人的女兒，只要你要，你便可以得到。”

“不用管我罷，父親！”屋卡珊說，“假如沒有尼各萊特，我最溫柔的情人，世界上的榮名有什麼用呢？隨便是君士坦丁或是阿拉曼業的皇后，或是

法蘭西或英吉利的王后，和她比起來簡直一個大也不值，她是多麼尊貴，文雅，又有爽直的心和一切的美質！”

三

〔唱〕

屋卡珊是薄蓋爾的人，
那是一座精良的堡寨。
沒有人能轉變他的心
使他不愛那美麗的尼各萊……
他的父親拒絕了他，
而他的母親又叱罵他：
“啊！傻子，你說！你要怎樣！
尼各萊是歡快的美嬌娘，

但是她是被從格答吉虜得
又從一個撒克遜人那兒買來的。
你既然那娶妻子，
你須得娶一位名門之女！”
“我的母親，這個我却不爲難。
尼各萊特有爽直的心；
她的嬌媚的身體，她的臉，
她的美，都使我稱心滿意。
我得到她的愛情是很配的，
她是那樣的溫柔！”

四

[白]

當薄蓋爾的格蘭伯爵看出他不能斷了他的兒

子屋卡珊對於尼各萊特的愛情的時候，他便來到城中子爵那裏，他是他的忠心的人，對他私下說：

“子爵，把尼各萊特，你的代女，打發開去。她從那兒被帶到這兒來的那土地都該受咒詛的！只緣爲了她，我便失去了屋卡珊：他又不願意做武士，又不願做一切他該做的事。而且你須要知道，假如我能得到她，我便要將她放在火刑架上燒死她；而你自己也要受極大的恐怖。

“殿下，”子爵說，“他在這兒來來去去並且和她談話也是和我的意志相反的。我用錢買了她來，在洗禮盤上行洗禮，取了名字，做了我的代女，又不久就要將她給與一個能光榮地養活她的下級武士。這樣一來，令郎屋卡珊便沒有辦法了。可是既然這是您的意志和您的高興，我便就要打發她到某個采地和某處地方，使他永不能看見她。”

“當心着啊，”格蘭伯爵說；“大不幸許會落到你身上啊！”